

澳華新文苑

第1125期

四十歲的外祖母——關於《潘多拉手環》 經年鯉

這一年的冬天，十分潮濕，時不時便來一場雨，或者陰雲密布好幾天。屋子裡陰冷潮濕，牆壁中的骨架難免發出膨脹的脆響，讓人不得安生。

我的思緒無法停止，因為在《潘多拉手環》中，安娜和許立的最後一個冬天，也是這般的沉悶不安。

小說終於印刷完畢，隔著屏幕看成品的照片，就像是看剛出生的嬰兒，滿眼裡都是喜悅。經歷了幾年的沉浮，落筆、停筆、棄稿、再提筆、再停頓，到終於有一天沉澱落筆，經過了比孕育胎兒還要漫長的那麼多天，接近38萬字的終稿才算完成。

當我將電子文稿發給設計師時，內心依舊是忐忑不安的，依舊被故事裡的人物那些坎坷的命運所折磨，以至於總能在恍惚間，看到他們的哭泣、悲傷、堅持、隱忍，直到坦然接受與釋懷。

這本書，請到了藝術家錦楠來畫封面，她對作品敏感的洞察力令我折服。她說，這是一部關於“生之疲勞”的作品，在現實的無奈中，除了用力地活著，沒有更好的辦法。

我很喜歡畫作中那一汪覆蓋在天空中的海水，波光粼粼，晶瑩湛藍。在被海水包裹著的這片古老大陸上，各個種族的人們相安無事地生活著。這個高唱著：“澳大利亞，前進！耀眼的南十字星下，我們並肩打拚……”的國家，是一片樂土嗎？

我們且放下那些人盡皆知的事情，且放下對新生活的渴望和樂觀，當我們終於踏上陌生的土地時，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聽說的，終究不是全部的事實。

《潘多拉手環》是一部嚴肅的小說，它希望給所有讀到它的讀者呈現一個真實的世界，把一個或許在絕大多數人的心中，幾乎沒有注意到的社會現實問題擺在了桌面上。那究竟是怎麼呢？沒錯，看到標題的你，已經猜到了，那就是“少女媽媽”這個族群和她們的生存現狀。

據La Trobe University的調查，澳洲的15-18歲的接受調查的青少年中，有78%的青少年參與了某種形式的性活動；超過25%的15歲以上的學生有過性行為；超過50%的17歲以上的學生有過性行為。

在澳洲婦女教育者聯盟工作的Kay Boulden，曾於2008年發表了一份厚達48頁的調查報告《需要什麼來支持少女妊娠和青少年為人父母》，她在報告中提到，2008年的澳大利亞，19歲以下的少女生育的活體嬰兒人數占所有出生嬰兒的千分之17.3。

從那時起的之後十餘年間，少女媽媽的生育率下降了40%以上，到2017年，每1,000名15至19歲女性中，活產嬰兒人數降至9.2個。

一度的，少女媽媽和她們的家庭備受歧視，她們被認為是一群道德敗壞的女孩子。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沒有配偶，而幸運地擁有配偶的那一部分也因為經濟壓力和就業困難而面臨很多現實生活的考驗。

如今，全國範圍內的公立中學，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將少女媽媽拒之門外，雖然仍舊有許多年輕的父母，因為各種原因而選擇輟學，他們所面臨的境況和之前相比，已經得到了質的改變。

曾幾何時，想要擺脫墮落、放蕩、無恥這些不良少女的標籤，重新走入校園，是極為艱難的。非常多的少女媽媽在絕望之餘，徘徊在卑賤與無望的邊緣，她們選擇了更加放蕩的生活方式，變成了懷孕—生子—再懷孕—再生子的惡性循環中，20歲出頭，可能已經有3、4個孩子了，而這些孩子們的父親，或者全不相同，或者連身為母親的她們，都說不清楚。

由此而衍生的更多社會問題，無家可歸、吸毒、惡劣的健康狀況、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等等，讓這個國家變得灰暗。

所有這些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往往卻被忽視，直到有一天，十幾歲的女孩子告訴父母，“我懷孕了！”

不要覺得這是聳人聽聞，不要覺得那一個個嬰兒中的十幾個算不了什麼，故事裡的艾米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活生生的女孩子，她16歲生子，17歲離家出走，然後墮落成成人盡可夫的放蕩女子。而她的母親，40歲的外祖母，含辛茹苦地獨自撫養著年幼的外孫，日日垂淚，生活一片黯淡。

當年的我，驚聞這位華人移民的遭遇時，內心的震撼可想而知！

生活在澳洲的華人，是少數族裔，我們不得不承認，因為語言、文化、習俗、宗教、傳統、價值觀等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對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的認知是狹隘和片面的。雖然這是一個美好的年代，但並非完美，那些隱藏在裂縫中的陰暗面，我們知之甚少。

如果，我是說如果，一旦遭遇，我們又將何去何從？

《潘多拉手環》，用故事的手法，描述了一個華人移民家庭的遭遇，當先生意外離世，當還是高中生的女兒意外懷孕並堅持生下孩子，之後卻因為不堪重負而自殺，遭受身心雙重打擊的母親又將如何面對？她最終是否真的做到了涅槃重生？她對這個社會看似微不足道的奉獻，是否讓她得以笑面人生？

如果你對這個故事感興趣，歡迎與作者聯繫購買圖書。更多關於這部小說的解讀和對人生的理解，或許就在你靜下心來，開始閱讀的過程中，悄然展開！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特別感謝南澳基金，感謝蕭虹老師和眾多評委老師，因為你們對這部作品的認可和慷慨贊助，才讓它得以問世，以沉甸甸的紙質書籍的形式，與讀者見面。

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能夠遇到對華文創作如此真誠以待、不遺餘力地促進文學與藝術傳承的基金會，是多麼令人感動且榮幸的事情！真心祝願在這片古老大地上，華文創作會一如既往地繁榮！



經年鯉在布里斯班舉辦的《潘多拉手環》新書發佈會暨發售會上。

以公民意識去書寫的《潘多拉手環》 張奧列

說實在，我通常是以一種輕鬆、放鬆的心情去閱讀作品，但《潘多拉手環》，讀著讀著就有了一種沉重感，最後還留下了揪心的思索：移民家庭兩代人的裂縫何以彌補？澳洲社會“少女媽媽”的問題該如何面對？

昆士蘭女作家經年鯉的長篇小說《潘多拉手環》，是一個新移民家庭的故事。曾是醫生的妻子支持丈夫考取澳洲醫生執業資格，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則籌建自己的診所。而生活的壓力，情感的糾葛，讓夫婦對具有澳洲思維方式的女兒的教育力有不逮。如果作者的筆墨到此為止，那還是一個大同小異的移民故事。但隨著故事的延伸，丈夫車禍身亡，妻子傷殘，仍是中學生的女兒未婚先孕，承受不了生活的嚴酷，最終選擇了自殺作為人生的歸宿。這已是一出悲天憫人的家庭悲劇，催人淚下。然而故事若到此打住，仍欠缺一點力度。果然，作者的筆墨還在延伸，悲情中的妻子，堅強地活著，獨自撫養遺孤，並與曾經誤以為第三者的台灣女社工一道，幫助其他“少女媽媽”回歸學校，喚起社會對“少女媽媽”們的關注和關愛。我們在憐憫中看到了一種

人格力量和社會關愛，作品完成了最出彩的篇章。

值得關注的是，當下新移民文學，雖然地域環境改變了，但一些作家還是習慣於中國思維、中國身份去表現海外生活，而《潘多拉手環》的作者，卻以一種公民意識去書寫，主動融入新鄉，發現問題，探究問題，解決問題，不因失望而逃避，而因期待而投入，這尤為難能可貴。全書以四季為隱喻，分成“夏、冬、秋、春”四部，暗指生活中的“繁榮、挫折、衰亡與希望”。作品採用貼身現場直播式的鏡頭，中西意象交錯的敘述，透過女主人公安娜及其女兒艾米命運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少女媽媽”這個社會現象對家庭對社會的影響，重現了澳洲社會對其態度的演變與不斷改善的社會關懷。

這已不單純是移民生活的記錄，更是透過移民自身透視社會生態，表達新主人對本土的一種情緒，一種思索，也是對新生活的一種認知。顯然，《潘多拉手環》是完完全全的在地化書寫，作者以沉浸式的地觀，在地體驗，以獨特的感受去完美演繹了離開故鄉的移民在新鄉的情感

狀態和生存境況，並思考由此產生的社會現象與人性掙扎。

確切的說，作者寫的是生活而不是活著。活著是躺平是苟且，是消磨生命；而生活是進取是選擇，是呈現生命。生活，就是每一個人基於自身現實的人生選擇。安娜選擇了堅強，而不是自暴自棄、營營役役。作家以敏銳細膩的筆觸從家庭悲劇中探討婚姻的意義，生命的價值，進而思考社會的健康，關注社會的和諧。書中既有陽光也有陰霾，渾濁的負能量中也能爆發出正能量的火花，而這，才是真實的人生，真實的社會形態，真實的世界狀態。

作品頗有海外華文小說的特質，中西方環境轉換的視角，東西方文化交織的場域，海外生活現場的零距離觀察，作者的獨特感受和深層思考。移民之路，恰似潘多拉的魔盒，打開的瞬間，便是希望與磨難並存，惟以愛與勇敢去面對。

祝賀《潘多拉手環》獲得南澳出版基金資助，祝賀該書獲得第二屆世界華人文學獎，祝賀作者向讀者奉上了書寫澳洲生活的佳作！

感謝南澳基金，感謝蕭老師，還有眾位評委老師們對我們這部作品的認可、支持和鼓勵！

我的專業是中英文翻譯。翻譯界有一句調侃的話是這樣說的：“有能力的人搞創作，沒有能力的人做翻譯，沒有翻譯能力的人，那就做翻譯評論。(Those who can, write; those who cannot write, translate; those who cannot translate, write about translation.)”從事翻譯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也不安於於人言，在兩種語言之間搬磚，所以開始躍躍欲試，嘗試創作。

我2005年以留學生身份移居新西蘭，畢業後又舉家移民，的確經歷了中年移民的一切酸澀苦辣，又看到身邊每天出現的人和發生的事，更是有種強烈迫切的願望，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訴諸於文字。但是，一旦涉足，才深深體會到文學創作的巨大挑戰。這個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客觀的因素，另一個是主觀的因素。

首先是客觀的因素。我們所處的時代，文學似乎早已已經邊緣化了。曾幾何時，案頭放幾部小說，親朋好友見面談論一些熱門小說故事的情節，是十十分尚的事情。我記得初中時期的時候，還有同學用自己全部的集郵冊換取一套金庸的《射雕英雄傳》，如獲至寶。但是，電子時代，首先是電視機，然後是電腦，接著是智能手機，將文學的空間一點點擠壓，大眾習慣於視覺的衝擊，只有那些被五顏六色的圖片和引人入勝的視頻包裝過的信息，才可能有受眾，單純的文字越發顯得蒼白無力。現代生活的快節奏，也迫使人們接受這種快餐式的文化環境。在這樣的時代大環境下，文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其次，是主觀的因素。從初次寫作開始，我就深深感受到，熟練駕馭文字，精準表達自己的思想，熟練構思引人入勝的敘事，並用生動的語言敘述出來，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作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勤奮練習，細心揣摩。正如畫家創作圖畫，雕塑家創作雕塑，音樂家演奏樂曲，都需要這樣一個從入門到進深的漫長過程。

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因素，雖然都對寫作提出了挑戰，但是，我也看到了文學的希望和前景。用語言文字表達思想，敘述故事，是人類與生俱來的需要，最原始的一種衝動。從遠古時期米索波達米亞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到古希臘的“荷馬史詩”，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莎士比亞，中國的四大名著，一直到今天好萊塢的漫威超級英雄，古今中外，人類一直在講述故事，欣賞故事，消費故事。時代在不斷變遷，敘事的方式在不斷改變，但是，這種與生俱來的講故事、聽故事的深層需要，從來都沒有消退過。所以，作為作者，我們面臨的問題，永遠都

沒有消退過。所以，作為作者，我們面臨的問題，永遠都

《烏有七日談》創作感言

海風

不會是“現在沒有人讀小說了”，而是，“我們需要運用怎樣創新的方式，怎樣創新的內容去講述更精彩的故事”。

我感到自己很幸運，首先在新西蘭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沿濱老師。我們常常在一起聊文學，聊創作，聊人生，彼此分享自己的習作。幾年前，通過沿濱老師的引薦，甚至不自量力，將澳、紐一些前輩作家的作品，包括蕭虹老師、何與懷老師的幾篇文章，翻譯成英文，以中英文雙語編輯出來，在新西蘭出版。也是因為沿濱老師的介紹，得知南澳基金這樣“神”一般的存在，二十年如一日對文學愛好者鼓勵、扶持、栽培，讓許多位作者的作品得見天日，這真是我們澳、紐華文作者莫大的福分。其實，南澳基金本身也是一個極其精彩的故事！

《烏有七日談》裡面的故事，雖然隱去了真實的名字和地點，但是，都取材於我們身邊的人和事，還有我們自己對這些人、事的看法。例如，“羅老師烏有園打工記”裡面的人物原型，是我在新西蘭留學期間，在一間工廠打工時遇到的一位工友。“生死之間”裡的“哲人”，是我認識的兩位抑郁症患者的經歷的組合，我曾經開車送其中一位割腕自殺的朋友去醫院急救。還有，為了家產分割不均而離家出走，和父母反目為仇的事，也真實地發生在我身邊。我看到，這個世界上有善良，有道義，有忠誠，有奉獻，但是有得時也有貪婪，有不公不義，有假冒偽善，有爾虞我詐。還有個人面臨疾病、痛苦時的無助和掙扎，甚至，有些時候，似乎沒有一個人做錯，但是最終卻導致了悲劇性的結果，令人扼腕嘆息。總之，人性當中的方方面面，我們都想嘗試把它們真實展現於讀者面前。當然，有些故事我自己還不太滿意，實在需要進一步精雕細琢。我認為，至少在虛構的故事裡，好人應該有好報，壞人必須受到應得的懲罰，或許，所謂“文學高於生活”的論斷，原因就在於此。因為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因素我們無法駕馭，無法掌控，而作者可以對自己故事裡面的人物隨意擺佈安排，只要不超出邏輯的限制，或許可以讓讀者感到暢快淋漓的結局。但是，有心的讀者或許會看到，在烏有園裡，有些“壞人”被“放走”了，有些“好人”還沒有得到應得的獎賞，令人感到小小遺憾。好在，正如沿濱老師所說，我們的故事是開放性的，今後還可以進一步的修改。

最後，再次感謝在座的各位老師前輩們對我們拙作的認可。我願意把你們的欣賞作為進一步創作的動力。今後，每每坐在電腦屏幕前碼字的時候，就會想到，我的故事確是有人在讀，在欣賞的。我需要將我身邊的人和事，用更加創新的方式講述出來，讓讀者聽過，讀過，就能有所裨益，甚至引發一些小小的思考和回味。我想，這也是我們所有文學愛好者共同的追求。



海風（左）與《烏有七日談》另一位作者沿濱。

一剪梅·聽刀郎《羅剎海市》（二首）常旭

最羨清音韻繞梁，下裡巴人，廬帳裝腔。山歌一曲發心聲，詞也蒼涼，調也蒼涼。疾去風塵夜未央，苦了斯民，富了官商。忍悲戲說古今愁，看似荒唐，道盡滄桑。

羅剎國中奇事多，馬戶當家，聲震山阿。好人難做是家常，左亦漩渦，右亦漩渦。風雨兼程渡劫波，哀也山歌，愁也山歌。半真半假半癡狂，憂又如何，愁又如何！

陳玉明七律四首

澳洲最美大堡礁 千姿百態珊瑚島，萬種風情大堡礁。始信龍宮奇美妙，方知水下好逍遙。同鯨會晤玩心跳，與浪升騰弄海潮。如此壯觀難預料，多游幾日把愁消。

雨後觀荷 雨後放晴湖上走，眼前景色令神怡。無須飾飾清新美，更顯醇和素雅姿。艷麗難逢時態，妖嬈恰在蕊開時。天然純淨蜻蜓愛，伴有飛禽過水池。

同遊鮑勒爾小鎮 一路同行三好友，臥龍崗外解煩憂。山青水秀宜禪靜，海闊天空任暢游。小鎮樓前留倩影，長堤岸上看飛舟。咖啡飲罷精神爽，餡餅招來幾十鷗。

醫院，魂靈離我們很近 ICU小感 一扇一扇的門 踏在塵沙的鏡面 倒影模糊攜帶燈影踟躕 念想迴盪盡頭 長廊漫長 門是春的花籃 工蜂鑽進 數絲掛紅 從洞口透飛的魂靈在 針尖飄忽 收斂跟死亡商議 將逃避的拿住

只如曇花一現的爛漫 再看溫情和浪漫 若隱若現都是昨日黃花 安撫驚醒的夜夢 哪一件都不相干 推開窗時的心情 只和孤獨有關 從熱帶風暴的夏季 到濃霧瀰漫的冬令 從人生的花季 到蹣跚的暮春 這一路詩錄的腳印啊 連成無邊孤獨的奢華 每踩一次都怦然心動 生怕浪費了這與生 具來的憂郁 和這孤獨相伴的奢侈

奮鬥的意志，這是讓他們認為別人要對他們的不幸負責。對一個人最殘酷的做法，莫過於告訴他，他的悲慘是別人的錯過，他自己無能為力。因此，我絕不接受這個說法！

無無論原住民還是移民，大家都是澳大利亞大家庭的一部分，大家都要一道維護這個大家庭的和諧。在澳洲這樣一個平等、民主的國家，族裔身份並不重要，少數族裔不需要什麼特權來維護。澳洲有同的文化，但沒有獨立存在的分等級的白人社區、亞裔社區、穆斯林社區……任何試圖揭開傷疤、分化瓦解、挑撥離間、撕裂族群的圖謀都必須堅決抵制。

美國和西歐股掌不遠，相信沒有任何人，想要生活在那樣某命貴的環境之中。 切記哈耶克的那句名言：“人類通往地獄之路，往往是由‘善意’鋪就的。”但願此次公投不會揭開澳洲未來社會的“潘多拉魔盒”。

澳大利亞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多元文化國家，能夠幾十年來一直欣欣向榮蓬蓬勃盛，正是因為澳大利亞現行憲法擁護並實行自由民主公正博愛的普世價值，保障所有人種一律平等，保障所有人，不論是原住民或新移民，都一律平等，給每個人平等的機會去發展自我，去創造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我們必須喊出：

保衛澳大利亞現行憲法！ (2023年9月21日)

保衛澳大利亞現行憲法！ (2023年9月21日)